

田子方第三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投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駸馬而偏朱蹄號曰富而政於臧丈人庶幾民有瘳乎請大夫感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請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投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鯨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鯨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故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類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手仲尼曰默汝無言文

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郭註聊以卒歲竟無所求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尚同則和其光塵潔然自成則與衆務異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文王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矣斯須者百性之情當悟未悟之頃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呂註知臧丈人之足與為政得之於其釣莫釣之間屬之以夢期之以卜而不卜者上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下恐百姓之無天也用之三年觀於國其效至於如所言則言而能夢不為不信欲卜不卜不為不敬直以循斯須而已典法無更六典八法受於天子者此其為一國之道也偏令無出則可以公之諸侯而後出此所以可及於天下也壞植則壞其所樹之黨鯨斛則非先王之嘉量也

疑獨註此一節寓言文王用太公之事文王未得太公之時其心不忍百姓之無天託夢以求之亦聖人順人情之道及受之政大常之法不改不正之令不出三年之後天下尚同故列士壞植散羣植者木之

直列士之操也方其尚同之時列士之操無用故壞列士之羣無施故散尚同則天下無異務故長官者不成德鯨斛不入於四境功成如此故文王北面事之而大公昧然不答汎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文王之舉太公非不能獨行以應天意蓋不欲有異於衆故託夢以徇衆人之情於斯須之間耳

碧虛註其釣莫釣謂直釣也託釣待時隱於釣以為常耳文王假夢質請大夫大夫謂先君之命何疑何卜遂迎而投之政列士壞植散羣謂國治則忠臣隱謀垣廢也長官不成德謂民淳政簡故斛不入境時和歲豐也尚同則君臣一心同務則四民著業顏子猶疑託夢之非實答以權之子

奉在手斯須之間文王盡之矣又何論射馬

劉晏註三代直道而行知賦丈人之有道則授之政可也其必託夢以信諸大夫哉蓋知道者必達於理明於權道天也自信可也權人也豈可廢哉仲尼與文王盡之而顏子有所未及也然則高宗之夢有類是矣高宗則所謂直道而行者也精神四達與天地同流至誠之驗天人之際猶影擊也其夢發良弱者不足疑矣莊子之寓言以為文王欲明權者考古以驗今故假夢以信於人學者或因藏丈人之論以推傳說則失之

虞齋云常釣者釣常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壞植散羣言不立羣黨不成德不有其功同務與衆同事不自異也外國被斛小大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諸侯無二心莫不知歸也朝令者關文王有及天下之問故逃去終身無聞古本屬之夫夫上夫字讀同大太山刻石始

皇文曰御史大夫義同

壞植說者不一司馬註云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一說植者疆界頭邊屋以待諫士故成蹊云諫士之館也無隱范先生云植者邊疆植木以為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散羣則撤戍罷兵隣封混一此高同之俗也續考司馬子長樂穀上燕王書云薊丘之植植於改軍徐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竹田曰篋植以為界之物也按此則范講為

可據餘義備見諸解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上發之適矢復者方矢復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齊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逾絕足二分垂在外折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降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休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郭註盈貫謂溢銷左手如抱石右手如附杖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前失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水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象人謂不動之至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害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

呂註引之盈貫持滿之至肘措杯水平直之至箭矢適發而復者方矢復當而在弦復者則矢往而管還方矢則與前矢並言其前後相續而不絕象人謂其用知不分此射之射也不射之射則所謂純氣之守非知巧果敢之列故登山臨淵而不動其心發無不中推是以往則揮斤八極神氣不變固其宜也

疑獨註御寇之射用知之害者故能適矢復者方矢復當此射之中非道之中也及觀伯昏無人之登山臨淵管行遠巡御寇汗流至踵則猶是聖知之粗可見矣若夫揮斤八極神氣不變則非聖人莫能故曰

爾於中也殆矣夫射之射謂不出於力分之外不射之射力分又不足以言之

曹虛註考之射法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故可措杯水其肘上弦發矢往復者箭箭所謂擊括而入也箭方去未至的復寄

杯水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象人不動也是射之射謂猶存射法若登山臨淵而能射非唯忘法兼亦忘形故能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也

腐齋云發之方去而夫又在弦上者於弦上者纔去方來之矢已寓於弦言一箭接一箭如此之神速是射之射也若登山臨淵背行邊巡而伯昏無人能之者不射之射也所謂純氣之守揮斥八極而不變者也

此章明精藝而神耗者易窮以道而通藝者不慄當發矢者寓而如象人可謂盡射之藝矣及登山臨淵則條件而不能立况欲射乎此伯昏所以示不射之射特寓道於藝非以是為極致也然亦

揮斥八極之漸與習養神之道者請觀諸此或疑御寇者書而自取若是何邪

蓋抑已所以尊師尊師所以尊道也與辯射界之弓者不侔矣。無隱范先生講宗呂註兼證郭氏小夫云方夫猶方

舟之義並也謂並執之夫已寓於弦非寓杯水於肘上也其論為當

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吾

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

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問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人不得

劫伏戲黃帝不得交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手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慙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

戲黃帝者功就耳非所以功也故其名不足以及其人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入自得而已使人自得者

與人而不損於己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呂註鼻間栩栩然則其息以理而深深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

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躊躇四顧則自省之不給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古之

真人所以不得說不得濫不得劫不得友者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故也若然者其神可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與人愈有古

道之無窮也疑獨註此即論語所載令尹子文之事又

託有吾以明之栩栩然氣微動貌軒冕之來不可却則順受之其去不可止則任之而已行失非在我又何憂喜乎忘乎彼我

歸於大同得喪所以自泯天且不能貴賤之況於人乎真人與化為友故知者不可得而說美人不可得而濫盜人不可得而割義黃不可得而友唯其如此故經山不介入淵不濡居固而不失其亨充滿天地與人而愈有也

碧虛註鼻間栩栩然色澤放暢貌吾無以過人不矜故無憂耳且有生是妄逆旅誠虛軒冕去來何異蚤蚤之過目也故躊躇弗進存神道德之鄉顧盼四方御氣宵冥之域彼之貴賤何暇及哉古之真人朴素故難說質真故莫渝寡欲故遠盜無求故不屈是知心無礙者生死不能變形無累者爵祿弗能榮若然者其神無方故貫至堅而無畫其氣無體故沒至柔而不濡潛蘊於無內充盈於無外推功與物物足而已有餘也

肅齋云鼻間栩栩然息在內而有自養之意今尹之貴若在於今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今尹無預故曰其

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躊躇四顧謂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者賤者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窮美人不得濫非色可淫盜人不得割非威可屈義黃不得友道世而輕天下也介間卑細貧賤也道在已而充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盡也

中心閑豫故鼻間栩栩然息深而動微知得操之來不可却去不可止以為得失之非我而無憂色此其所以過人者也不知其在造物乎其在我乎以為在我則無造物以為造物則無我彼我兼忘夫何憂哉躊躇四顧言其自得何暇至於人貴人賤則所樂也內其視三仕三已若遊塵之過前此言安命者忘貴賤輕利者忘爵祿也故仲尼以此古之真人真人者死生無變於已以其浩然之氣充塞天地故推以利人其用無極南華寓言於肩吾叔敖所以為可仕可止之鑑而於內樂無益損焉斯可與之

論道矣

楚王與凡君坐少馬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郭註言凡有三亡微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遺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夫存亡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也

呂註天下有常存不死不生者是也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其存矣凡楚易足以當存亡哉

疑獨註國之存者物存也吾之存者命存也至於命者國雖亡而已有不亡者存係於物者國雖不亡而已之所存者已喪矣楚王利人之國左右曰凡有三亡微欲有其國也凡君不係於國故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誠楚王之存存者已亡國之存無益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楚

未始存此以道觀之故無存亡也

碧虛註楚王有吞夷之志故使左右以言感之凡有三亡微謂不敬若不尊賢不養民凡之亡也不足喪吾存不以皮為災也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國雖存而生已喪矣由是知存亡在道不在國邑也

庸齋云此即則者有尊是存之意謂道之在已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為亡楚不為存則世之得喪皆外物耳然其意尤在楚不足以存存一自失者既不足以自欺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此語誠有味

凡君不以國亡係念而能存已之存知身之重於國也楚王以國存自矜而已之所存者已亡以國為重於已也已重於國則國雖亡而無傷國重於已則國雖存而已無濟矣是知君子所當存者在乎道德而不在國位而況區區得喪下於國位者乎

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隱德潛耀有不容構者遂足以使文侯悟所學

之非真知魏國之為累可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患乎已之不立道之不行

邪仲尼見溫伯雪子目擊道存則啓迪之機不在乎詳詳訓古之間顏子數起逸絕塵墜若乎後則大化密移盍求諸交臂易

失之際老聃遊乎物初而孔子識其離人立獨具眼相逢造妙若此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關理則無以惠後學故詳及於陰陽成和生物之奧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

小變是亦聖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士則以衣冠取人莊子稽其行實故得以少之及其號於國而獨存仲尼有以見真道之不磨偽學之易泯衛懿昭昭其可欺耶文王舉臧丈人政成而夜遊則知有心為治者任賢惟急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矣所以示萬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觀列御寇救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為一揮斥八極死生無變者也

學道必至此地方為極則不然皆外徇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五